

水
滸
傳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明 文

第五才子水滸傳 卷十一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後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爲之嗟嘆彌日；自云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我謂音聲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難，詩舉易者，而易莫易於文筆，乃文筆中有古人之辭章，其言雅馴，未便通曉，是事猶難，請更舉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試開爾明月之日，運爾珠玉之心，展爾梨花之舌，爲耐菴先生一解水滸，亦何所見其聞絃賞音，便知雅曲者乎。卽如宋江殺婆惜一家，夫耐菴之繁筆累紙，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於殺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欲宋江離鄆城而至滄洲也。而張三必固欲捉之，而知縣必固欲寬之，夫誠使當時更無張三主唆度婆而一憑知縣遷罪唐牛，豈其直將前回無數筆墨悉復付之唐棄乎耶？夫張三之力唆度婆主於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縣乃至滿縣之人，其極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於捉者，是皆旁文踢蹴，所謂波瀾者也。張三不唆，度婆不稟，度婆不稟，知縣不捉，知縣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現。蓋張三一唆之力，其筋節所係至於如此。而世之讀其文者，已莫不嘖嘖知縣，而嘖嘖張三，而尙謂人我知伯牙，嗟乎！爾知何等伯牙哉。寫朱雷兩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照，各要熱瞞，句句都帶跳脫之勢，與放走鬼天王時，正是一樣奇筆，又却是兩樣奇筆，才子之才，吾無以限之也。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

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自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厮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塘碗酒喫，被這閻婆又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見他扭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不是寫知縣亦不是寫左右在那里，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得

便○若非此人，則滿縣都和宋江好，誰人肯與度

婆出力直逼宋江去，柴進莊上引出武松來耶。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

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代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忤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簡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

把。鸞刀却

在此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

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

來再三推問。不是寫知縣亦非寫宋江都是故作反跌

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厮如何隔

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搪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

這厮。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邊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

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

知縣張三一番結卷

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

江來對問，便有下列。

不是與婆惜有情正是替武松出力○讀書須心知輕重方名善讀書人不然者不免有懵懂葫蘆之謂也如此書既已了却晁蓋便須接入武松正是別起一番樓臺

殿閣乃今知縣只管要寬此時若更不得張三立文案幾番勾捉則又安得逼走宋公明撞出武都頭乎？後人不知遂反謂張三於公明甚薄，殊不知於公明甚薄者於讀書之人殊厚也。知縣喫他三

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

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

知縣張三一番結卷

張文遠又稟道：武松全仗犯人宋江逃去，他

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

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

是故作反跌

怎當

這張文遠立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

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

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

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火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個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不是寫衆人亦不是寫宋江都是故作反跌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賁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知縣張三三番結卷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武松全仗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個假的。」分明說個分上可發一笑只是相公做

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咽咽地價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武松全仗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偷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仝、雷橫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由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寫朱仝出色過人○若使真正要搜，則應撥令衆人圍定前後門。朱仝一同進去搜也。只因朱仝自己胸中有事，必要獨自進去，却恐雷橫見疑，因倒自來把定門外，却使雷橫進去獨搜一遍。畢然後換轉雷橫把定門外，不由不放他也。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

細地搜一遍。

視雷如戲

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全道：「這個是人」

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

太公道都頭尊便

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緊」

着太公在這裡，休教他走動。」

連太公亦遣開寫朱全出色過人

朱全自進莊裏，把扑刀倚在壁邊，細把門

來拴了，細走入佛堂內去，細把供牀拖在一邊，細揭起那片地板來，細板底下有條索

頭，細將索子頭只一拽，細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分外出奇非心所料，見了朱全

喫了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常和我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

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

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裡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里。」以

述爲疏解手筆甚妙。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戲兄

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

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要知此語不是排下雷橫自見殷勤實乃真正各不

相焰，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

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裡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

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朱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

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莊，進莊上，二乃是青州

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

先於此處伏得三處入後，翻騰顛倒變出無數文字，譬諸龍也，當其在淵亦與徑寸

之趣何異？迨其飛去，霖雨萬國，天地失色，然後乃噴向之可掬而觀者，今乃不測其鱗爪之所在也。文章有此真奇矣哉。

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

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相會。那三處在這里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

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

之事，今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

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細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細還將供牀壓了，細

開門，細拿朴刀，細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

不會看書人，只謂此句爲朱全自解會看書人，便知此句爲雷橫出色。○雷橫之心與朱全之心一也，却因雷橫粗朱全細，便讓朱全事事高出一頭去。乃今既已表過朱全便當以次表出雷橫行文亦不別起一頭，只就上文

脫卸而下。真正好手。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

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

特表雷橫用筆，却又曲折之極。

朱全雷橫叫攬土兵，都

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

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

先卸去四郎好手。

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

農器，不在莊裏。

乾。

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

此存炤。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

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

寫朱雷二人句句防賊聲聲揭鬼令我失笑

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

該死罪。

反與朱全說故妙

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

反與朱全說故妙

我

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個。

反勸朱全故妙讀之句句欲失笑也

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

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繇做甚麼惡

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卽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

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

雙表朱雷

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

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

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

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

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

縣知

張三四番結卷

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利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

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一況且婆娘已死了。

二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三

因此

也只得罷了。

上來豈真寫張三情重哉意只在逼走宋江耳今宋江既已走了張三便可善刀而藏此真得風即轉得采即罷之文不比近日灰堆學究所撰無輕無重者也○完張三

朱全

自贖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既已逼走朱江，亦便收拾婆子却又因便寫○朱全名下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完閻婆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

將下來。完申文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

兒問做成個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完知縣唐牛兒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

家。完衆人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等響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

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譏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

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

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

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且說宋江

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

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

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

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朱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里使個得托的人，

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想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

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上穿白緞子衫，繫一條梅紅縷線，下面纏腳絳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無人處却寫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慎勿忽水滸無皮裏陽秋也○自家灑淚却分付別人休惱。老牛愛惜寫來如畫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伏侍太公，亦皮裏陽秋之筆也。弟兄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打扮做兩段寫迺出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是收租米害瘧疾時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奔兀誰的？」出門後方算去處寫盡匆匆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識，此一語表出宋清不是公明弟亦復胸中自有一片何不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投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個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路中免不得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不好，喫癩碗，睡死人牀，七字說不盡苦且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個，不到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一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

不在莊上。忽作一折，折出下文柴進身分來。

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

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

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

信及童僕真寫得妙，可見宋江又可見柴進。

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是

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

慌忙何足爲奇妙，在莊客慌忙也。

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

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

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只一句寫出莊裏裏

裏裏做一片。

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極畫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

見了宋江，拜在地下。

極畫

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

六個字有喜極淚零之致，真是絕妙，好辭不知耐庵如何算出來。

天幸今日

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

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早鵲噪，不想却是貴兄降臨。」

絕妙好辭。

滿臉堆下笑來。

出色畫

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

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細柴進攔住宋江的手，出色畫

進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

暇來到荒村敝處。宋江答道：久問大官人大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間，不能彀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刼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此三語却不可若果如是柴進乃真不赦矣。○旋風之名不虛。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寫柴進殷勤累幅不盡故特從閒處着筆作者真才子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細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出色畫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出色畫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歡飲。出色畫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里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是

着，看他蜿蜒而來

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蜿蜒而來那廊下有一

個大漢，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鉢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蹣

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蜿蜒而來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

武二何必害瘡，聊借作一紐頭耳。宋武既得和遇此紐，便當不用故順手，便寫一句驚出汗來，夫以武二之神威，何至炭火驚得汗出一驚而遂出汗者，隱然害瘡已好也。才子之文，隨手起倒，其妙如此。

氣將來，把宋江劈胸揪住。有勢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

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

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

是人無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有勢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

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有勢去報便不及矣，來接故恰好也。○又書裏出柴進如何却

在這里鬧，那莊客便把跣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

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我。鄆城宋押司，他可能。三字正接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八字却因柴進大笑，便說不完妙妙。○

柴進大笑在鄆城宋押司五字中，起不等到他可能三字方笑也。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

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

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正接上他可能三字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

有終。

八個字不必顯括宋江正是梢打柴進妙絕

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

不要見他，說甚的。

快語自是武二口中出

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

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

五字是驚出淚來語乃至不及

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

長相見。

古有相見何晚之語說得口順已成爛套耐庵忽翻作不信相見恁

武二納頭便拜。

真好

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

那漢道：

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來

好武

宋江慌

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要

柴進指那漢，說出他姓名，何處人氏，有分教：山中猛虎，見

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

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

聖嘆有罪了半日已批出是武二

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婆惜在色，閨婆在得。想其邀押司歸，進押司酒，調停於女假撒嬌男，真使氣之間，無非是愛鈔伎倆。

女死贈以多金，慮無不心安意肯。乃既允之而復違之，至披頭散髮，必欲抵償而後甘心。張文遠唆詔有以致

之也。宋公明喜任俠，好交遊，遠近知不知，咸德之。獨不見德於同事之張文遠，蓋密近之人，肘腋之地，易怨而

難恩。況其所殺者，又其所愛者乎。語云：怨怕傷心交貴擇。豈然。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天下莫易於說鬼，莫難於說虎。無他，鬼無倫次，虎有性情也。說鬼到說不來處，可以意爲補接；至若說虎到說

不來時，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滸一書，斷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寫虎，則不惟一篇而已，至於再，至於三，蓋亦易能之事，薄之不爲；而難能之事，便樂此不疲也。

寫虎能寫活虎，寫活虎能寫其搏人。寫虎搏人，又能寫其三搏不中，此皆是異樣過人筆力。

吾嘗論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計。卽如寫虎要寫活虎，寫活虎要寫正搏人時，此卽聚千人運千心，伸千手，執千筆，而無一字是虎，則亦終無一字是虎也。獨今耐菴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筆，而盈尺之幅，費墨無多，不惟寫一虎，寫又兼寫一人。不惟雙寫一虎一人，且又夾寫許多風沙樹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風沙樹石，是真正虎林，此雖令我讀之，尙猶目炫心亂，安望令我作之耶。

讀打虎一篇，而嘆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說矣；乃其尤妙者，則又如讀廟門榜文，後欲待轉身回來一段。風過虎來時，叫聲阿呀，翻下青石來一段，大蟲第一撲，從半空裏攬將下來時，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尋思要拖死虎下去，原來使盡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正提不動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隻出來，且掙扎下岡子去一段。下岡子走不到半路，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叫聲阿呀！今番罷了一段，皆是寫極駭人之事，却盡用極近人之筆，遂與後來沂嶺殺虎一篇，更無一筆相犯也。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跳了火鋤柄，引得那漢焦躁，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不必與前文甚合，正是好手。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

聽得是宋江，跪到地下，那里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

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和縣人氏，姓武，名松。」

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裡。」

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攔住

武松的手。宋江攔住武松手第三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細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

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

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此燈下看美人千秋絕調語

是千秋絕調語也。○燈下看美人加一倍嬌媚燈下看好漢加一倍凜凜所以寫劍俠者都在燈下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

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

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

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瘡疾，不能動身回去，却

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鉢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恐怕病倒

好了。手好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真

宋江令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將出

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宋江歡喜武松亦累幅寫不得盡只說替他做衣裳便寫柴進知道，那里